

■工友情怀

老干部的贴心人

□韩晓岗 文/图

“小孙要退休了，真舍不得啊。”89岁的离休老干部袁希昭最近时常这样念叨。“我离休前，小孙就管离退休老干部，那时候，他经常组织我们去郊外培训、旅游，外出时照相、联系的事情都包圆了。”对“小孙”那种留恋之情，并非袁老一个老干部真情实露，而是安装集团所有老干部的共同心声。

袁老说的“小孙”叫孙国智，今年整60岁了，是北京市建工安装集团离退休中心的办事员。一晃，他在离退休中心已经工作了近30年，成为建工集团在职从事老干部工作资历最“老”的人。当年的满头乌发已变成花白相间，岁月的纹路也悄然爬上额头。

孙国智是1988年初被选调到公司老干部科。那时有关领导看上他工作的执着，把他抽调进来。他配合过三任科长的工作，面对的是73名老干部。在实践中，他逐渐认识到，做好一个老干部的工作，可稳定一户，安抚几家，是值得为之努力的工作。时光飞逝，他在岗位上默默地耕耘了近30年。这期间，送多少次老干部住院、慰问过多少老干部，送多少名老干部走完生命的最后里程，他已经记不清了，唯有真情在他心中。

孙国智在病榻前探望，嘘寒问暖，宛若家人；逢年过节到家中慰问、捧学习书本到家、送过节礼品入室、揣慰问金登门的次数，难以尽数；但是和他谈起这些老干部年龄、家住何方、身体状况、子女情况如何、每年



的经费补贴、去世后应该享受的待遇等等，他却如数家珍，账目在胸。

这些看似小事，但见证了孙国智和老干部及家人的亲密无间的情感相连。

他刚接手老干部工作时，工作对象是几十名老干部；这些老干部中有四人享受局级干部待遇，29名享受处级待遇，15名抗战老干部。他们入党时间长、资历老、岁数大，不少人的党龄比他的年龄都长。孙国智把老干部视如长辈，待若父母。那时候，他每年两次协助科长组织老干部去郊游，浏览京郊改革开放的崭新面貌。一路上，他像服务员般搀扶上车下车，送水递茶，发遮阳帽、送雨具；像导游一样联系住处、安排房间，斟酌饭菜质量品种，选择酒水饮料，让老干部吃得开心，住得舒坦。在多少个

根据地纪念馆、名胜古迹前，他站到镜头后面给老干部拍照留影，忙得不可开交。至今，一些干部翻起那些老照片，感叹时光飞逝，更觉照片中难见孙国智的身影。

前年，他建议去江苏看望了返乡居住的离休老干部吴素英。他知道公司只有吴老一位老干部身居外埠，见面慰问的效果浓于电话问候。当他陪同离退休中心的贺连会书记到吴老居住地时，八十多岁的吴老激动得热泪盈眶。

他深知老干部在世时的看望慰问固然重要，但老干部去世后的工作同样关键。一位享受副局级待遇的老干部去世后，按规定可以领取一笔较丰厚的抚恤金。老干部五任婚嫁的子女为继承遗产争论不休。

小孙在协助完成老干部后事后，向领导建议，必须要征得全部家属的同意才可发放抚恤金。他接待登门来要抚恤金的子女，走出去和未能露面的子女约谈，甚至和其在美国的子女微信洽谈。经过两个多月的工作，最终赢得了这位老干部二十多个子女的共同认可和签字，给这位老干部人生的最后一程划上圆满句号，赢得了这位老干部家属的一致赞扬。

这些年，他配合了三任领导完成工作，现在依然是不带衔的工作人员。但他从不计较，仍然是初心不改，奔波在为老干部服务的路途上。他成了老干部离不开的“贴心人”，集团老干部工作的“自家人”。



枯萎的栀子花

□贺宽叶 文/图

风远远送来若有若无的栀子花香，我想，影壁墙前的栀子花应该是开了。

回到乡下老家，转过影壁墙，院子里的情景让我很是吃惊：满院子满地都是书，一本本、一排排、一列列，摆满整个院子，只留出了窄窄的过道。风吹过来，书页波浪般哗哗翻动，阳光打下来，“波浪”有点炫目。泡桐淡紫色的喇叭花悠然飘落，钻进翻动的书页里成了书签。

母亲从书堆里站起来，挪开小马扎，摘下老花镜，慈爱地笑着说：“我给你晒晒书”。

结婚前积攒的两大橱子书我都搁在了老家，没往城里运。兄弟姊妹来拿书看，母亲都牢牢记在心里，及时催促他们按时归还。街坊邻居偶尔来借，母亲一概委婉拒绝，她的借口永远是书橱钥匙不在家，在城里。

母亲上过“文革”前的扫盲识字班，认识一千字左右，已经够用了。舅舅是文盲，出门举步维艰，由此母亲深知读书的紧要。家里支出用度再紧巴，只要我说买书，母亲总是东挪西凑及时给我。打小，农活再忙，只要我在看书，母亲绝不会派我干活。在她眼里，儿子看书学习是天下第一大事。母亲在和左邻右舍闲聊时候，总是有意无意说一句：我儿子在看书呢。母亲的付出终于有了回报，我是村里屈指可数的上学、跃过龙门的农家子弟。

午后，我和母亲一本一本翻过书来，再晒晒封底那一面。母亲笑道：“我看看我的儿子看什么宝贝书。”说着拿起一本荷尔德林《人，诗意地栖居》，翻开扉页上我的淘书小记念起来：“在暮色苍茫里漫步辽宁师大校园，于樱花树影里邂逅小书摊，一腴腴女生处理旧书，遇此书，半价购之乃去。1994年4月16日晚于大连。”母亲翻了一下，说看不懂就放下了。又拿起一本薄

薄的白皮书《乡愁的理念》，是董桥的，照例还是先念扉页我的购书小记：“逛大学扎堆的济南文化东路，往来皆年轻面孔，间或遇到面熟之老学生，颌首微笑。路东段三联书店济南分销店购董桥《这一代的事》及《乡愁的理念》，久慕董桥文名，今足愿矣。1992年6月2日”。母亲慨然叹道：“儿子啊，原来你跑了好些地方啊，我都不知道，你也不说，也好，省得我记挂着。”母亲逐本翻阅着轻声读着书上的小记，几乎每一本都有来历，都有故事。母亲拿着刘以尊的《酒徒》咯咯笑着喊我过去细看。原来是多年前一帮书友聚饮后去市水利局庄君家小坐，趁庄君去沏茶的会，我们几个书友纷纷去他的书橱前窃书，我一眼看见《酒徒》抽出来藏到了包里，回家后打开，见扉页上有庄君龙飞凤舞之小记：“老贺赠王书一捆，王大醉，余抽出几本匿包中。余亦大醉，半夜醒来，探手入包，书尚在，安心睡去。”一本我送出去的小书，在辗转了近十年后，居然以“窃”的方式重回我的手上，真是奇妙。整个下午，母亲一直笑个不停。

那个初夏，栀子花氤氲的香气里，我和母亲坐在书堆里，一本一本翻晒我喜欢的书。母亲用棉布仔仔细细拂拭着，娘儿俩漫无目的聊天拉呱，光影在从书本上抬头低头的瞬间消失。栀子花开的时节，已经有点热，母亲用手背拂了一下额前的发，冲我一笑，她的白发斜刺里探出来，让我心惊。多年以后，临近春节家家户户喜庆团圆的时候，母亲心脏病突发，溘然长逝。母亲走了，家就空了。那两大橱子书我经常摩挲、翻阅，心里时时蒸腾起无尽的思念，因为每一本上都留下了母亲的手印。

影壁墙前的栀子花再也没有人照看了，不久就枯死了，一大丛灰黑的枝蔓，兀自空守着老屋。

■图片故事

老黄头的心思

□崔志强 文/图



自从老黄头被儿女们撵撵着丢掉工作赋闲在家后，精神头儿一直不佳，一副萎靡的样子，走路慢腾腾，不像平日风风火火的。

子女看在眼里，急在心上，劝说道：“爸，没事看看电视，电视上现在节目可丰富了，有戏曲，有说书的，有播不完的电视剧，应有尽有，想看什么都行。”老黄头“嗯”了一声，打开电视，但眼睛游移，好像不在电视上，因为一个节目停留不到一会又换了一档节目，好像都不上心似的。

妹妹对哥哥说：“可能爸爸还需要适应，慢慢调整就好了。”哥哥也觉得是，于是就上班去了。下班回来后看见电视关着，爸爸则站在窗台前望着巷口。兄妹俩对视了一眼，赶紧上前搀扶爸爸到沙发上。

“爸，窗户前风大，天又冷，小心冻感冒了。”话还没落音，爸爸就咳嗽起来，好像印证话似的。子女赶紧抚胸捶背，并且找出药片，服侍老人吞下。

老人自从感冒上身，身体日渐萎靡，好像夕阳颓下去。以前

可不是这样，小小的感冒根本不用吃药，老人活动几圈，感冒好像水汽蒸发了，灰尘被抖落了。

子女觉得爸爸的身体肯定虚弱，得补补，于是买来大堆补品，什么参片、各种液和膏，指导爸爸每日吃多少，一天不落。但爸爸的身体并没有多少起色，仍是虚弱不堪的样子。子女觉得爸爸可能得散散心，出去走走，说不定心情会好些。于是兄妹两人商量，帮老人报了一个旅游团，由一人陪同出去玩玩。

但玩回来，老黄头精神头并没有提高多少，好像还是以前的样子。

子女们就纳闷了，先前可不是这个样子的啊！

先前，老黄头看巷子口车来人往的，经常堵塞，也没个人疏导交通，就到居委会主动请缨疏导交通。连个休息的时间也没有，每天忙得一塌糊涂，但老黄头干得精神十足。

儿女们看着老人在风口、在

烈日下每天忙碌，就到居委会理论，坚持让居委会辞退了老黄头。于是，老黄头就只好赋闲在家了。

“莫不是老爸还想干那个巷口执勤的事，不然每日我们回来，他总是站在窗口望那个巷口。”哥哥恍然大悟地对妹妹说。妹妹思忖了一会，也觉哥哥说的有理。“恐怕是。”

“那怎么办？”哥哥犯难了。“那还不简单，叫居委会的人再上门请老爸，他们巴不得，谁愿意冷风冷雨地站在露天里，又几乎是免费劳动。”妹妹振振有词。

当居委会的人上门向老黄头发出邀请时，老黄头一下子就蹦了起来，精神抖擞地立马出门上岗，看的儿女们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了。

看着老爸又恢复先前的样子，儿女们不禁相视一笑。但同时若有所思，久久凝望着老爸执勤的身影！

■征稿启事

您有铭记激情岁月的老照片吗？您身边发生过感人至深的工友故事吗？您和工会发生过哪些有趣的事情？如果有，那就不用笔写下来，给我们投稿吧。

投稿要求如下：
青春岁月——讲出您青年时的小故事并附相关图片。每篇500字左右，署名可尊重您的

要求。
家庭相册——以家庭照片的形式讲述您和家人的小故事（每篇300字一张图）。